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七至
三十一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王嘉曾

謄錄監生

臣

袁秉直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康定元年夏四月丙戌詔陝西經略司省緣邊堡寨

丁亥太常博士梁適為右正言諫院供職適初為審刑
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者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
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及或可拒而詛不可拒是甚於及

也卒以死論有鳥似鶴集端門及廷中或以為瑞適言
野鳥來處宮廷此何瑞也嘗與知院事燕肅同上殿奏
使臣何次公案上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曰臣年老
不能記梁適必知之上顧問適對曰蓋寬饒黃霸皆字
次公上悅因留肅問適家世擢提點京東刑獄既對謂
宰相曰梁適可留候諫官有關命之適因進居安謹治
歲改開封府推官不半歲卒踐諫職 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兼知諫院富弼為鹽鐵判官

富弼徙為鹽鐵判官
適知諫院弼所以徙

必有故
當考

大理寺丞祕閣校理石延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催促糧
草明道中延年嘗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
練兵為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副吳遵
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為兵故也延年又
言昔漢用西域之兵破盪諸戎得以外國攻外國之術
去年授嘉勒斯賓節制命助討元昊宜募願使其國者護
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置權場許市易羊馬以通

貨財又回鶻在嘉勒斯賚西唐用其兵定吐蕃亦可兼誘之使犄角興師以分賊勢戊子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募願使嘉勒斯賚者以名聞始用延年之議也

己丑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并州任中師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籠利自薪芻蔬菓之屬皆有算及中師至悉奏除之詔陝西安撫

部署鈐轄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各察訪所部吏民習知邊事及有武幹者令安撫或轉運司召問其能

否以聞 又詔江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
弓手 改隴西鎮為定邊寨

庚寅以鹽鐵副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為天章閣待制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
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自可
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 詔河東所募強
壯有習弩者聽自置其第四等以下戶官為給之 右

騏驎使涇原鈐轄兼知渭州張亢領忠州刺史為廊延

鈐轄兼知鄜州

壬辰降知同州鄜州觀察使魏昭昫為郢州防禦使陝

州部署知鄜州西上閤門使恩州刺史王德基為廬州

都監並坐領兵援延州後至也

正月二十七日王德基以西上閤門使除鄜延

鈐轄知鄜州二月十一日王從德又自并代鈐轄二月二十三日張宗誨乃以知鄜州改永興軍鈐轄不知德

基知鄜州即代宗誨否也又不知王從德亦為鄜延鈐轄何故當是鄜延鈐轄不止一人或兼知鄜州或不兼

知也觀張亢疏云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為一州部署鈐轄不預本路事即鄜延路

鈐轄不止一人可知也

癸巳秦鳳部署司言瑪克占覺請遣使護討西賊從之

詔諸軍戍邊者令入內侍省月遣內臣存問其家有疾病者官為致醫藥死而無親屬者官為斂葬之 錄

司天監主簿蔣繼宗二子繼宗死於軍中故也

甲午度支副使刑部郎中李昭述使陝西提舉計置糧草并籍強壯以備邊 永興軍進士楊著盧覲授渭州坊州軍事推官著覲皆上書陳方略召試舍人院而命之

初契丹幽其母法天后于慶州既改葬齊天后或勸契丹主復迎之且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契丹主聽講報恩經感寤即遣使迎法天后館置中京門外筵日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乙未契丹母遣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契丹主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迪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三嘏來賀乾元節丙申秦鳳副都部署同州觀察使知秦州曹琮同管勾

涇原兵馬事尋加定國軍留後

五月己卯又書恐實錄誤今姑兩存之

己亥命知樞密院事宋綬同提舉編修國朝會要 陝

西安撫使韓琦等言慶鄜涇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種

復少兵士以代夫役今請聽富民自雇人夫修築三萬

工與借職齋郎五萬工與試監簿或同學究出身七萬

工與簿尉八萬工與奉職從之

會要康定元年四月十五日事十五己亥

庚子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玉牒所言請自今每歲

一貼修十歲一編錄仍以其副留中奏可

甲辰六宅使涇原秦鳳路安撫都監張昇復為度支員外郎知絳州昇以母老求復文資而許之

乙巳錄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孟方子昭明為右班殿直昭立為三班奉職昭齊為借職以方戰沒於延州特

卹之

戊申日贈方單州團練使

詔河北都轉運使姚仲孫河北緣

邊安撫使高志寧密下諸州軍添補强壮初知制誥王拱辰使契丹還言見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悍鄉關之地人自為戰不費糧廩坐

得勁兵宜速加招募而訓練之故降是詔

文彥博等劾河中府獄既得實龐籍言黃德和退怯當
誅劉平等力戰而沒子孫宜加賞恤韓琦亦言平以疲
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被執
猶罵賊不已忠勇不怯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憫忠恤
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丙午腰斬東染院副使
鄜延路都監黃德和于河中府仍梟首延州城下王信
者亦杖殺之坐誣告其主也

丁未贈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留後劉平為忠武節
度使兼侍中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石元孫為中正
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平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為南
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凡十五
人錄元孫之子孫亦七人

戊申贈延州金明縣都監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張異
為澠州團練使慶州東路都巡檢西頭供奉官閤門祇
候万俟政贈濮州團練使延州都監西頭供奉官閤門

祇候孟方贈單州團練使鄜延路指使三班奉職高守

忠張達並贈太子右司禦率府率

自万俟政以下並據會要附見韓琦疏可

考

涇原副部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

葛懷敏為本路副都部署 出左藏內藏庫緡錢各十

萬下陝西給軍須

辛亥降鄜延鈐轄左騏驎使榮州防禦使盧守懃為湖

北都監安撫都監左侍禁閤門祇候李康伯為均州都

監通判延州秘書丞計用章除名配雷州本城守懃坐

吳賊圍城對范雍撫膺下淚并易蕃官馬用章坐誣告
守懃託病不出兵又嘗勸范雍棄城保鄜州康伯坐雍
欲遣使說賊而辭不行也然議者以守懃之責猶薄云

朔厯載此事詳略差與實錄及本傳異又云守懃
多占軍士與實錄及本傳不同今從實錄及本傳

發

陝西近裏諸州役兵築延州金明栲栳寨始議修復帥
臣擁兵不即進轉運使明鎬止以百餘騎自從分督將
士一月而城之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董戩為會州
刺史董戩方九歲其父為請之喬氏所生也喬氏有色

居哩沁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明人憚服之方董戩
幼時擇蕃酋子年與董戩相若者與董戩遊衣服飲食
如一以此能附其衆

壬子揀諸路牢城及強盜惡賊配軍年未四十壯健者
隸禁軍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陝西都轉運使高若訥為
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若
訥實為諫官嘗詆仲淹謀事踈濶今俾共事理實有嫌

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以疆事固當體朕所以委寄之意安得以舊事為嫌也宜詔諭之尋留若訥判吏部流內銓李淑等上新修閣門儀制十二卷

客省條例七卷四方館條例一卷

景祐三年正月丙午初修

五月甲寅朔以陝西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存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詔前殿奏事毋過五班餘對後殿命太官賜食

乙卯再贈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縣都監李士彬為宿

州觀察使仍以其從兄內殿承制士紹為西京作坊副使金明縣都監兼新寨解家河盧關巡檢又贈其子左班殿直懷寶為右千牛衛大將軍錄其子懷義懷矩並為左侍禁

士彬父子正月戰死未嘗贈官也此云再贈疑實錄或有脫闕也

丁巳復太常博士知楚州孫沔為監察御史景祐初沔為監察御史裏行坐言事貶絀逾六年乃復尋召為右

正言

名為右正言乃六月辛亥今并書

先是詔御輦院揀下都輦官年四十以下為禁軍輦官

千餘人携妻子遮宰相樞密使喧訴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

李奎十朝綱要詔斬二人流二十餘

人

已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請付有司治詔樞密

院推鞠以聞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壬戌優

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

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出入施繖又與一子五品服士

遜乞免朝朔望從之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

士遜

新傳云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士遜亦不安七上章請老按士遜致仕時琦已知制誥矣琦家傳及他書養病坊等語亦不指士遜附

鎮安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資政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李迪為彰信節度使

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弛守將或為他名以避兵任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即使迪代之奉寧節度使夏竦為忠武節度使

詔華州部送張源家屬赴闕

二月戊申初賜錢米六月乙未送房州

以

契丹歸明人田瑋為江陵尉張珪為當塗尉并錄珪父
永佐及弟玘仍賜其家衣服錢絹權三司使公事鄭戩
言國家所置諸道轉運使副即漢刺史唐觀察使之職
其權甚重漢法刺史許六條問事唐校內外官考定二
十最觀察使在焉是必責功過明黜陟吏勸其官朝乃
稱治今國家承平八十載不用兵四十年生齒之衆山
澤之利當十倍其初而近歲以來天下貨泉之數公上
輸入之目反益減耗支調微屈其故何哉由法不舉吏

不職沮賞之格未立也臣近取前一歲所謂銅鹽茶酒之課者以為比凡虧租額實錢數百萬貫且前之失既已數十百萬若今又恬然不較則軍國常須將何以取辦臣故曰宜循漢唐故事行考課法欲乞應諸道轉運使副今後得替到京別差近上臣僚與審官同共磨勘將一任內本道諸處場務所收課利與租額遞年都大比較除歲有凶荒別敕權閣不比外其餘悉取大數為十分每虧五釐以下罰兩月俸一分已下罰三月俸一

分已上降差遣若增及一分已上亦別與升陟從之

會要

五月九日事九日

壬戌也今附本日

甲子詔以近降德音更不踈決

此據朔歷更檢故事詳註之

是日

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死之

戊辰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陳堯佐為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

辛未賜安遠塞門兩寨戍卒緡錢

壬申

五月十九日
此據會要

都官員外郎何白言乞選群臣識理

道明撫綏能制姦吏善撫軍旅者百餘員代陝西河北河東三路知州軍不材者苟一郡之內得一良吏則萬事皆集詔諸路轉運司體量部下知州軍有年老昏昧貪濁踰違及非幹勤者具事以聞

何白
未見

癸酉詔夏守贊王守忠進屯鄜州時大軍駐河中踰三

月矣

癸酉五月二十日進
屯必因韓琦疏當考

徙河中鈐轄四方館使恩

州刺史王克基為潞州鈐轄

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兵家之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沮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

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敵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

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敵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漢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敵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乙亥延州言元昊陷安遠寨

戊寅罷陝西都部署經畧安撫使兼緣邊招討使夏守
贊都鈐轄王守忠都大管勾走馬承受黎用信張德明
並赴闕守贊性庸怯寡方畧不為士卒所附自河中徙
屯鄜州未及行亟罷歸徙知涇州忠武節度使涇原

秦鳳路緣邊經畧安撫使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畧
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涇原副都部署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畧安撫副使眉州

防禦使葛懷敏知涇州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

夏竦還知永興

以六月三十日到任葛懷敏替夏竦或因韓琦奏疏也當考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刑部員外

郎天章閣待制知同州龐籍為陝西都轉運使籍嘗上
言連年災異天久不雨臣謂弭災消禍在朝廷自修比
年費用奢廣出納不嚴內中須索既多有司以憑由除
破無緣鈎較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用官中所費宜取
先朝為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內官醫
官樂官無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
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敵寇不足平也

籍上疏不得月
日本傳在為都

轉運使之後今附見更須詳考
疏言天久不雨其時亦可約也

定國軍留後秦鳳路

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琮兼管勾涇原路軍馬事

琮兼管涇原軍

馬實錄既於四月丙申日書之又再書於此不知何故

耀州觀察使夏元亨為

陝西副都部署兼緣邊招討副使仍改賜名隨上以元亨舊名與元昊有嫌故也

庚辰詔廊延鈴轄張亢都監王達率兵趣金明塞門寨擊賊副都部署趙振以重兵繼之自金明破後敵騎猶未退也 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林瑀殿中丞史館檢

討國子監直講王洙並為天章閣侍講景祐末災異數

起上憂之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
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上素喜方術觀瑀
書異之欲遷其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為不可止賜章服
時瑀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書多圖緯之言不
宜與宗室游罷其官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
藥院批問瑀由御藥院益得關說於上大抵皆諂諛之
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
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批用瑀執政

皆怒瑀呂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
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
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夷簡請
並用二人上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瑀于內降除官
請治其罪上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

此據記聞瑀為
諸王宮教授未

見當
考

辛巳賜張士遜以宣化門安重誨舊園上嘗御書飛白
千歲字賜士遜士遜因第中建千歲堂

壬午斬輦官曹榮陳吉于都市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者也從者二十四人配遠惡州軍牢城不能部轄者又二十人配外州軍牢城卒揀輦官為禁軍如初詔

六月甲申朔詔陝西轉運使提點刑獄司察所部吏苛虐不能卹民及老疾罷懦者以名聞 太子中允權簽書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判官尹洙數上疏論兵事請便殿召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軍省騎士增

步卒并請鬻爵為土軍葺營房及所給物費其鬻爵之法凡入粟五百斛為上爵許以珠金為婦女服飾得與本部七品官接坐犯笞罪及詿誤聽贖入粟百斛為下爵許畜女使以銀為飲食器非等第戶減入粟之半司封出空名爵牒下諸州軍給之願移賣者弗禁鄉貢舉人牙前職員京百司補正名以上準下爵士族勿拘此制凡無爵僭有爵下爵僭上爵論如違制律告者賞錢十萬告畜女使或銀器者賞錢三萬告服珠金者賞錢

十五萬女使聽自便銀器珠金沒入官婦人無子若夫
男子年十五以下不許告如此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
重斂於富人所取至輕所致甚衆鬻爵之地除陝西河
東河北川峽廣南外計所入不減五百萬斛每斛定輸
錢三百計一百五十萬緡下三司使鄭戩與翰林學士
丁度知制誥葉清臣參議以聞戩等奏曰為國者禮義
不可不立法度不可不行風俗不可不純今洙所言是
棄三者之益而困生民之本也古設民爵以賞武功賜

者父令則鬻爵以規貨財其編戶產薄者或子孫驕靡
希一爵因至貧窘使父母妻子罹凍飢之患此禮義不
立也先王之域民也貴賤有差器服有別今使下愚之
民咸得僭上所為驅之忘本欲不用窮其可得乎此法
度不行也游惰豪縱之徒因輸財得僭服以踰憲防卒
致澆漓之弊此風俗不純也況賣官之令已出權宜然
行之寢久今更為煩細箕斂民財書揭徵塞使敵人有
輕中國之心且先朝賜民爵不過公士攝助教之名非

有階品若三等之上戶皆受爵號即牙前弓手散從官
手力之類悉出孤貧浮客又近以真珠折馬價虧民已
甚若更設禁科則悉為棄物今陝西所招馬軍安塞清
塞託邊蕃落飛塞保節廣銳步軍振武神虎保捷定功
床子弩手禁軍清邊弩手捉生諸指揮其募軍例物人
不過十餘千募萬人所費才十萬緡陝西河北營房大
率覆以茨苫關右產材木計一舍費五七十萬人不過
五七萬緡以四海之富亦未至用度屈蹙如此况洙所

募邊民不刺面與官軍素服習不同取編戶膏血之資
置新軍烏合之衆如與敵角何異驅市人而戰哉臣以
謂未能制勝於閭外適足斂怨於天下況被邊之俗熟
戶雜處若廣募驍果或參以姦細之人則為患不淺洙
之計策未見所長其議遂寢

丙戌詔自今假日御崇政殿視事如前殿

丁亥宣徽南院使鎮海節度使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
侍御史趙及右正言梁適皆言守贊經略西事無功不

可復處樞府踰七旬乃罷

八月戊申
守贊罷

詔國子監學官

關本監官於外任州縣幕職內舉實有文行者充其天章閣侍講諸王府侍講諸王宮教授自今罷兼國子監直講

癸巳遣駕部員外郎卞咸相度自汴口至集津運糧利

害以聞

卞咸
未見

甲午遣官踈決三京繫囚雜犯死罪降從流流降從杖徒以下釋之
廊延副部署忻州團練使任福為環慶

副部署兼知慶州福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
上按亭堡謹斥候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
守之備上善之聽便宜從事

福上言不即此時今附見當考

乙未陝西提舉修築城池殿中侍御史陳洎兼催督市
糴糧草 南京言鴻慶宮神御殿火侍御史方偕引漢

罷原廟故事請勿復修詔罷修神御殿即舊基葺齋殿
每醮則設三聖位而祠之瘞舊像于宮側 詔軍班以
武藝中選者毋得為寨主並令赴都部署司指揮 詔

陝西都部署司令張源弟姪張起張秉彛張仲經等往
寨下誘接張源候還日優與恩澤尋皆送房州羈管仍
以秉彛為華州長史仲經為文學

二月戊申
五月乙未

丁酉韓琦言慶州駐泊神衛軍昨隨劉平救延州戰沒
者纔十一二本軍右廂都指揮使劉興皆與衆遁歸比
令分屯邠寧緣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致陷覆主將
若朝廷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心欲且罷歸令樞密院
處分從之

要見如
何行遣

己亥省隰憲二州寧化保德奇嵐火山四軍幕職官各一員從轉運使文彥博所請也

庚子廢延州承平南安長寧三寨

壬寅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為京西體量安撫使西上閣門副使符惟忠副之侍御史知雜事張奎為京東體量安撫使閤門祇候杜贊仁副之初上封者言用兵以來諸州禁軍多出戍邊列城武備不飾恐盜賊卒起而腹心之患不可不虞故命若訥等尋以禮賓副使耿從政

代惟忠

改命從政在
七月己巳

陝西都轉運使龐籍言近至延

州定奪所廢諸寨而邊臣之議多欲固留若諸寨居要害之地首當羌戎入寇將以餌賊而自紓其患正月中賊自安遠寨門引兵入破栲栳寨金明縣如踐無人之境昨寨門被圍日久而延州未嘗發一人一騎往救賊聲言朝廷已棄此寨於是衆皆潰走糧草器甲一無存者近承平寨垂破副部署許懷德兵馬都監張建侯領兵赴敵賊兵始退若寨門少得援兵亦未至屠盪今已

廢並邊小寨外其所存皆在近裏道路寬平之處請嚴
戒邊吏自今逐寨緩急有警並令互為應援從之 涇
原部署司言諸堡寨有寨主監押二員請月遣一人行
邊若斥候不明者劾其罪從之

甲辰詔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
為鄉弓手強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強壯自咸平已來
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數於是詔二路
選補增廣其數并及諸路焉

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據
本志并及諸路則據事修

入實錄云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路其量州縣戶口增置弓手以備盜賊本紀但云增置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弓手朔歷同實錄皆無強壯字惟稽古錄大事記有之又撮取修入蓋河北河東陝西舊已有強壯之名河東及陝西舊已有弓箭手令并京東西新招弓手總得名強壯也

乙巳詔閤門祇候及十年而官至內殿崇班者與除通事舍人若供奉官以下不隔磨勘與遷一資又詔臣僚再奏親屬自今毋得過所得恩例

丁未陝西轉運使明鎬罷隨軍轉運使詔殿前馬步軍司擇禁軍將校武勇而願効命者以名聞

戊申詔元昊刺事人自今獲一人者賞錢百萬補班行
其容匿者家長斬妻子配流所在失覺者重劾其罪

己酉改殿前馬軍備征為備軍

辛亥復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歐陽修為館閣校勘始范
仲淹副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辟修掌書記修以
親老為辭且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無此末事有
不待修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
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

易欲盡其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
俊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
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
焉 樞密院請下緣邊部署司應山險處並溝塹以絕
姦細出入之路從之 置嵐石州沿河都巡檢使以侍
御史知雜事張奎言元昊於河東路伐林木將乘械奔
衝邊郡也

時西邊日警二府三司雖休假不休務翰林學士丁度

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休
務如故無使外域窺朝廷淺深壬子詔自今遇旬假聽
休務如舊帝嘗遣使問所以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
傷沮若復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
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
不開京師距寇境不五百里屯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
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
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年且中國制邊鄙

可以智勝不可戰鬪蓋地形武技與中國異也羌戎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不如也隘險傾側且馳且
射中國之技不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不
如也為今之計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
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詔三司天下州
縣課利場務自今逐處總計大數十分虧五釐以下其
知州通判幕職知縣各罰一月俸一分以下兩月俸二
分以上降差遣其增二分以上升陟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康定元年秋七月乙卯詔臣僚赴官罷任所過山險之處量差軍士防送毋得過迎送人數之半

丁巳詔諸軍戍邊其在營家屬並給以茶鹽

戊午太常寺丞集賢校理李昭邁上太宗藩邸聖製三

卷永熙政範二卷降詔褒諭

癸亥廊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為一州部署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不減十員皆兼路分事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使排陣使請約故事別創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其已係路分部署鈐轄都監者且仍舊職並屬新置使處

分所貴事出於一又涇原一路自部署鈐轄都巡檢及城寨所部近六十餘處多者五七指揮少者一二指揮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賊以二萬人為二十溜而來多張聲勢以綴我軍然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衝則何以枝梧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品配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廊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深淺乎請下韓琦范仲淹

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兩三人分屯要害之地若賊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量賊數多少又使鄰路出兵而應接之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以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寨共為一大將則鄜延路兵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將則涇原

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為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賊寇某處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處為奇兵某將出某處為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設伏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路救應仍須暗以旗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猶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寨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

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者張青旗後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尅支相生支干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期又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其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人弩手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指揮弩手三百五十人其弩力及一石二斗者才九十餘枝其餘止

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為力爾臣以跳鎗弩試之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僅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而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要張皇邊事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探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不肯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要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

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四尺三寸者宜悉還坊監自今止留十之二餘以西川荆湖等路步人代之又比來諸班諸軍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試武藝而得官者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効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更議五路深入臣竊以為未可且山界諸州城寨距邊止三四百里西夏之兵雖器甲精利其如戰鬪不及山界今使敵人不得耕牧畏首畏尾周顧不暇

可令步人負十日糧又日給米一升為湯飲馬軍給新粟四升草五分賊界草地亦可以半資放牧新粟堅涼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嘉勒斯賚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此蕩覆巢穴必矣又言陝西民差配之苦數倍常歲止如鄜州買駱駝驢騾牛羊紅花紫草橋瓦鞦轡箭翎白氍三事子羊皮裘牛皮筋角弓胎之類宜一切權罷仍令安撫司與逐州長使減省他役頗應邊上科率及乞遣殿侍軍將各三十人駝驢各二百留其半河中

以運廊延保安軍軍須物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
環慶涇原鎮戎軍軍須物分轉運使一員專董其事又
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閒慢路分遞鋪兵卒之半貼
衝要二路每驛得百人每三人挽車載物二百五十斤
至三百斤若團併般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可以寬
矣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

乙丑遣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郭稹供備
庫副使夏防使契丹告以方用兵西邊也議者謂元昊

潛結契丹恐益為邊患故特遣禎等諭意契丹主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禎射一發中走兔契丹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防守贊子也 補京兆府僧道信為三班借職陝西都部署司指使奉司言其習知邊事也

丙寅權御史中丞柳植言中丞知雜舊舉三院御史而近歲乃詔兩制舉之請自今復下臺舉官如故事從之已巳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鄜州副

都部署趙振為白州團練使知絳州賊自正月攻圍寨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十八百餘人按甲不動寨中兵才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人赴之寨遂陷振嘗語人曰賊乘新勝必徑進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量也方幸賊不至塞門雖危吾寧以太易小於是都轉運使龐籍劾奏振畏懦不出故坐貶自金明陷敗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振既不能救安遠遂棄之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德曰可守則守不可守宜拔

兵民以歸延德城守將半歲振卒不救乃率衆棄城虜

據險邀之與衆皆沒

振移書延德此係據記聞振本傳稱振至延州謂將吏曰今賊乘新

勝之始必徑進吾傷夷之後宜固守然慮諸城不能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量此天下安危之機幸賊百日不至則吾備已固不然驟至吾方以大易小未一月賊寇塞門按賊自正月攻圍塞門至五月陷之兵未嘗去而復來也范雍以二月二十八日貶安州振即自環州代雍度其至延州必三月間而塞門以五月十二日陷方塞門之陷振在延州已一月餘傳乃謂振至延州未一月賊復寇塞門皆非事實也大抵振實怯懦又延州守備未固恐兵出誘賊賊復驟至城下故不敢救塞門所云以大易小者振藉口爾而使臣猥信之且著論力為振地今不取但略存振語使後世有考焉

庚午御延和殿閱諸軍習戰陣上封者言諸軍止教坐
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
令解鎧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石弩四等
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
河北路又詔教士不衽金革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
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

武技勿輒禁止

此據本
志附見

布衣呂渭李元振姚嗣宗皆上封事陳方略召試學士

院壬申並授幕職官知縣渭真定人元振京兆人嗣宗
華人也 陝州言陝西副都部署兼緣邊招討副使耀
州觀察使夏隨卒隨始受命上面諭曰方以邊事委卿毋
得以父在機密為嫌時隨已病或勸湏疾愈乃行隨曰
邊事方急可以疾辭乎及卒贈昭信節度使謚壯恪遣
中使護喪隨頗好儒學多從士大夫游雖在邊無戰功
亦自嚴重寡過云

乙亥太常博士陝西河東制置青白鹽使薛宥為監察

御史時陝西都轉運使龐籍薦宥經度西鹽且請假要
官以重其事朝廷既從其請因詔諸路自今毋得薦人
求換御史 前保信行軍司馬范諷為將作少監知淮
陽軍

丙子宮苑使達州刺史河北安撫使高志寧為西上閤
門使知滄州初命志寧經度河北諸州軍城池為戰守
備既而議者恐契丹寢有所疑故罷之

韓琦墓誌云本
道有嫉志寧統

制而故有此言
今但從實錄

戊寅皇子初賜名昕授檢校太尉忠正節度使封壽國公置旌節於資善堂命端明殿學士李淑典其書奏故事皇子封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而中書誤封邑千戶實封三百戶翌日詔當制學士貼麻改正之是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廊延副都部署

八月癸未朔命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晁宗慤右驎

驥使象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王惟忠齎手詔至永興軍

與夏竦等議邊事

宗慤傳云閔中宿師久以宗慤安撫陝西與夏竦議攻守策實錄乃無安

撫之命
當考

乙酉太常丞田況為陝西經畧安撫司判官試校書郎

胡瑗為丹州軍事推官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況從夏

竦瑗從范仲淹之辟也

詔京朝官徙益梓利夔四路

而父母老疾或謀葬者詔權入近地監當 賜修金明

等寨役卒緡錢

丁亥詔諸路罪人多犯徒情理重選少壯者刺配永興軍牢城候及三百人選置軍校團為威捷指揮教閱武藝分隸逐路部署司以備前鋒有能效命者加拔擢之又詔廊延路諸兵戍守日久者令番休

戊子改贈劉平為朔方節度使石元孫為定難節度使前贈忠武忠正皆非化外鎮凡初除節度使必先歷化外故也

癸巳遣西京左藏庫副使段微明往視渭州房村埽及

回河廟南推墊隄岸仍規度修塞工料以聞 陝西經畧
安撫副使韓琦言緣邊部署鈐轄下指揮使臣每禦敵
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
士未知將之威惠以是數至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
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
都部署司分所試中人廊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
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陣以士卒所習精麁重行賞
罰如此則老懦者不能自容勇壯者各思奮身復免主

將爭占精兵專為已衛也又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士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二三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并本土領禁軍內選馬上使鋸刀槍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人為額其衣糧如龍衛而立驍捷之上廊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

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
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
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以上請受者即
以為節級若後來人闕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
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就糧
指揮其選中屯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
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
給錢十千絹十疋無馬者以牡馬給之詔都部署司相

度以聞

家傳云從之
今據實錄

乙未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蘇紳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向傳範副之傳範敏中子也 右正言

知制誥吳育為契丹主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馮載副之 右正言梁適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西染院

副使張從一副之

從一
者子

太常丞史館修撰富弼為契

丹主正旦使供備庫副使趙日宣副之

據富弼語錄副
使乃張從一非

趙日弼入辭便殿建言朝廷悉發京東西淮南江南荆

南湖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
一道兵素寡弱又遭此調發故關中得之未足以充而
十一道之兵盡朝廷獨念京東隣河朔京西接關陝此
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閱鄉民俾習武以代官兵東
南九道則不之省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
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九道朝廷所以能安
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
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且不加保

守一日乘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今九道大小一百三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洪吉潯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五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為精兵勿復他役每郡置二督護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畧之九道置一總統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

豈不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甚
熾而撲滅之不為難矣又言京東西鄉兵要未足恃亦
請擇要害數郡別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因歷舉隋唐
巨盜以證其言執政謂弼不當引聖朝比隋唐昏亂之
時遂寢其奏

弼以八月受命十
月入辭今附見

戊戌罷天下寺觀用金箔飾佛像 詔知桂州都官郎
中任昊兼提舉廣南西路軍巡檢兵甲溪峒公事

庚子禁陝西緣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犯者以違制論

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嘉勒斯賚出兵助討
西賊渙請行也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
絕河踰廓州抵青唐嘉勒斯賚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為
先驅引渙至庭嘉勒斯賚冠紫羅氍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
絛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
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嘉勒斯賚
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也

渙所經
行地理

據筆談

戊申宣徽南院使鎮海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夏守贊
罷為天平節度使判澶州守贊以子隨卒引疾求罷從
之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杜衍同知樞
密院事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為兵部郎中
權知開封府

己酉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段少連為龍圖閣
直學士知涇州廣州多蠻獠雜四方游手喜乘亂為寇
效上元然燈有報蕃市火者少連方燕客作優戲士女

聚觀以萬計其僚請罷燕少連曰救焚不有官乎作樂如故湏臾火息民不喪一簪衆服其持重范仲淹經畧西邊薦少連才堪將帥故有是命命未至而少連卒於廣州矣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上甚嗟惜之

庚戌陝西經畧安撫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先是諸將爭言攻取之策存以為殊方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偏受其弊若元昊

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他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
闕畧與其責虛名於外域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乃自
陝西都轉運使徙延州遷延不即行既至與仲淹議邊
事乃云素不知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內徙仲淹因自請
代存從之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
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為分州兵為六將將
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

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

指雍云

據范仲淹八月十八日奏議如京使廊延都監朱吉第一將內殿丞制廊延都監梁紹熙第二

將供備庫使延州都監許遷第三將供備庫使延州都監周美第四將內殿從班閣門祇候延州都監鄭從政第五將西頭供奉官延州都監張建侯第六將

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寨敵騎出境仍募弓箭手給地居之

壬子以益州草澤伊縝為試校書郎縝少倜儻不為章

句學再舉茂才異等不中元昊反數上疏言事丁度楊
偕薦其才召試學士院而命之延州都監周美言于

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要衝我之蔽
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
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於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
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
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
鬪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

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禁兵築

萬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繇虞家堡並北山而

下賊即引去

此據周美本傳不得其時今附八月末賊再寇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及出艾

蒿寨它書皆無之范仲淹奏議亦不關載當考美以夏竦薦為都監實錄在康定元年四月巳酉

九月甲寅滑州言河水泛溢壞居民廬舍

丙辰遣三班借職杜贊諭西蕃轄戢族令出兵討賊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戊午罷

為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

舉自若谷始

此據葉夢得石林燕語當考

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

宋綬為兵部尚書起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左司

郎中知制誥晁宗慤為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慤

時使陝西未還會朝廷以金飾胡床金汲器賜喃廝囉

宗慤言仲叔于奚辭邑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

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況以乘輿之器賜外

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也 龍圖閣直學士

起居舍人權三司使鄭戩為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戲在三司才半歲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

已未右正言知制誥葉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帝曰葉清臣才可用遂以命之清臣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初三駕皆以待禮事而車駕近出止用常從以行議者以

為近于闕畧於是參知政事宋庠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繖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梴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而邏司街使曾不呵止威令弛廢習以為常且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

為營衛蓋所以防違禦變也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
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
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事從簡畧鳴鑾游豫僅同
藩鎮而盡去戈戟旌旗之制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
行之謹也此皆制度放失憚于改作之咎謂宜委一二
博學近臣檢尋前代儀注及鹵簿令於三駕諸仗內參
定今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諸仗酌取其中
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尊宸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

循其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為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為五重騎而執罕畢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斃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為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門間容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後牙門旗前為禁衛輒入者論以法禁乘高下瞰垂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於令其後寢馳

云柯舒字當考江休復雜志駕頭乃初
即位御坐其詳具嘉祐六年七月

詔天下商稅

務今年所增稅物名件盡除之

都官員外郎景泰為

左藏庫使泰普州人元昊未反時嘗通判慶州言元昊

雖稱臣奉貢然包藏禍心特未發爾今主將率任軍伍

無長策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

旦有警何以應敵三疏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

臣要畧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於是有薦泰知兵者召

對稱旨故換武秩使知寧州 詔開封府曉諭進邊事

人所陳方畧有可行者與恩澤外其無可采已行告示并給盤纏錢令逐便者自今無得復接駕進狀希望恩

澤

會要九月七日事

庚申范仲淹遣殿直狄青侍禁黃世寧攻西界蘆子平

破之

此據奏議乃是月八日

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閣待制司馬池知魏州池性質易

不飾厨傳劇劇非所長又不習知吳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

德音坐是左遷始轉運使既奏池會更有盜官銀器繫
州獄自陳為鈞掌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
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
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長者 賜陝西軍士羊裘初言
者以塞下苦寒請以羊裘賜戰士三司計一裘用五羊
皮聽軍士自製其傅毛者給次邊既而配率諸路每一
羊皮至直五六十千督取嚴急民甚苦之

壬戌降龍圖直學士張存為天章閣待制諫官梁適

言存初以知延州進職今既內徙澤州則前所授命當奪故也 賜秦州小洛門採造物役卒緡錢

癸亥降白州團練使知絳州趙振為太子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廊延部署鳳州團練使許懷德為寧州刺史鈐轄文思使文州防禦使史崇信為資州團練使供備庫使帶御器械王從德落帶御器械都監如京副使朱吉為供備庫副使賊既陷塞門寨執高延德殺王繼元有軍士趙義者亡歸妄言賊嘗殺犬與延德誓使為內

應振信其言奏之賊復攻安遠寨急振卒不敢救乃奏云五月己巳臣領屯兵延州北三川口會連日風雨使人覘候賊盛兵嘗在寨門而安遠路泥淖蓬蒿深至人腋又分兵渾州川等處絕官軍歸路臣恐賊乘虛襲延州遂令都監朱吉將所部兵屯金明臣以大兵屯魚家莊以備奔突既而經畧司言振觀望逗撓請論如律延德繼元家人復訴於朝廷振時已責絳州未行再命侍御史方偕就同州勘問振罪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

以餌賊無益也由是得不死而懷德等四人並坐不救
二寨與振同貶 詔自今都部署司應有寨柵申報賊
寇入界不以多少遠近並須畫時救應

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
以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
人五都為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
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
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時勾集

守城及捕盜賊日給糧二升歲正月縣以簿上州州以

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

實錄所書太繁今用本志及朔歷刪修河北河東強壯事

始見咸平三年及景德元年陝西河東弓箭手見建隆二年及景德二年京東西新置弓箭手當考

丙寅詔陝西諸路部署司揭榜告諭凡經蕃賊圍劫軍

民逃避未還者限百日於所在首身是日西賊寇三

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

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繼宗為流矢

中頤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

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
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中絕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
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吾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
得志也復馳入有賊將持皂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
敵者槍植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
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鐵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
去會珪以馬中箭而還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聞涇原
鈐轄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

綸困守定川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使散直王遇弓

箭手都虞候劉用其事急出降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

堡是役也官軍戰沒者凡五千餘人

郭綸實錄韓琦奏並作倫據蘇轍

城集郭綸詩載綸守定川事差詳乃作綸字今從之韓琦奏王珪力戰事與本傳不同琦奏珪以孤軍千餘人本傳云三十琦奏珪中三矢而退本傳云珪傷右臂馬中箭而還今從本傳云賊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按琦奏則珪退賊留軍大掠三日聞郭志高援兵來乃引去恐傳誤也今從琦奏

丁卯香藥庫使兼醫官使姚可久權落醫官使赴陝西

體量蕃部公事

姚可久事當考

戊辰刑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晏殊為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保寧節度使駙馬都尉王貽永刑部侍郎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戩並為樞密副使

己巳涇原鈐轄四方館使端州團練使王仲寶為滁州團練使涇原部署

庚午大理寺丞簽書定國節度判官事种世衡為內殿承直知延州青澗城世衡放兄子幼從放學任氣有才畧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徒遁去

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於府
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干以私不
聽蒙正怒諷知謙訟寃而陰助之世衡坐流賓州徙汝
州李紘宋綬狄棐等相繼為辯其誣久乃復官安遠塞
門既陷賊東路無藩籬賊益內侵世衡言於范仲淹請
營故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
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為請於朝詔世衡即廢
壘興築壘近敵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初苦無水鑿地

百五十尺至石而不及泉工以為不可穿世衡命屑石
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改扶主之世
衡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
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
有得敵事來告者即予飲器繇是屬羌皆樂為用無定
河蕃部抄邊率屬羌討擊前後斬首數百

辛未追謚曹利用曰襄悼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

廬舍酒務倉草場偽太尉衙及破蕩恭邁等四十一族
兼燒死土堦中所藏蕃賊不知人數及禽偽張團練并
蕃官四人瑪魁七人殺首領七人獲頭級二百五十馬
牛羊索駝七千一百八十器械三百三印記六官軍死
者一人傷者一百六十四人賊時盛兵寇保安及鎮戎
軍福等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都巡檢
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鳳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
劉政監押張立同議入界以牽制賊兵庚午行至柔遠

寨明日犒熟戶蕃官且戒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以駐泊都監王懷政圍白豹城西面攻偽李太尉衙守神林北路都巡檢范全圍城東面守金湯路柔遠寨主譚嘉震監押張顯圍城北面守伊實旗路走馬承受石全正圍城南面駐泊都監武英入城福押大陣居城南又遣別將驅所犒蕃官行前自柔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城破縱蕃部軍人等掠焚巢穴委聚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還賊遣數百

騎襲其後范全設伏崖陰賊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全開封人後改名恪

甲戌詔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曉諭使臣諸班諸軍有武藝謀畧者並許自陳命翰林學士丁度西上閤門使李端願入內押班藍元用同選試之凡得一百八十人遷補有差從范仲淹所請也

乙亥判吏部銓吳育言選人非監臨而受酒食藥物菓茹計贓不滿足及賣買剽利非强市杖六十以下罪經

兩任無私罪有舉主十人及因燕飲用妓樂犯偷盜者
十年無私罪並許磨勘引見從之

戊寅以保安軍北巡檢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劉懷忠子
化基為內殿崇班閤門祇候保安軍北巡檢初懷忠與
賊力戰既陷化基請領兵襲賊故就命之

辛巳御崇政殿閱龍衛軍士習戰陣擢材勇者六十六
人各遷一資

壬午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聞

且言劉繼宗擁本軍才一日李緯等未曾經行陣倉卒
出戰遂至退衄望特免推鞠但量其罪輕重等第削官
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効王珪以孤軍摧鋒血戰鬪殺
賊兵不少既身被重創尚求益兵出鬪軍中皆服其勇
節失忘數多蓋衆寡不敵望貸其罪必能感勵奮身盡
死為報從之 廊延部署葛懷敏出保安軍北木塲谷
珪年嶺襲西賊破之

是月合奉宸五庫為一庫在延福宮內舊名宜聖殿五

庫一曰宜聖殿內庫二曰穆清殿庫三曰崇聖殿庫四
曰崇聖殿受納真珠庫五曰崇聖殿樂器庫於是合五
庫為一改名奉宸仍鑄印給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康定元年冬十月癸未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張氏並為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封天聖初客南都依大姓曹氏曹以女妻之後擢進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卒京師從兄堯佐將赴官于蜀而曹氏請以諸

孤從行堯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困堯佐母錢氏女也張是時八歲與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寢得幸于上性聰敏便巧挾智數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使累封清河郡君於是與朱氏並為才

人朱氏開封人也

慶厯元年八月朱氏生子曦張后本傳云慶厯元年封清河郡君誤也會

要亦誤

乙酉詔諸處盜賊以名捕者其令流內銓三班院募選人使臣有能設方畧或親擒獲者當議超擢之 鄜延

鈴轄朱觀等襲西賊洪州界郭壁等十餘寨破之

此月三日

據范仲

淹奏議

戊子詔自今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

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上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

降者或不能違故也

上性寬仁以下據記聞

己丑命翰林學士王居正知制誥王拱辰天章閣待制

高若訥於國子監考試方畧舉人侍御史掌禹錫彌封

卷首 斬神衛軍主昭州刺史杜安於鎮戎軍初賊寇

鎮戎軍涇原路都監劉繼宗出戰而安擅離主將入城也

辛卯鄜延鈐轄供備庫使忠州刺史朱觀為崇義使涇原鈐轄兼知鎮戎軍環慶鈐轄高繼隆等出兵攻西

賊經納旺穆等砦破之

十月九日此亦據范仲淹奏議

癸巳命館閣校勘刁約歐陽修同修禮書

甲午賜涇州駐泊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名馬二疋黃金三十兩裘瘡絹百疋仍遣使撫諭之復下詔暴其功塞

下以勵諸將尋命為本路駐泊都監復兼行營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戮

乙未端明殿學士李淑等上所定銅符木契傳信牌下有司製之銅符之制上篆刻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為四竅令可勘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十字為號一甲已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十字右符止刻甲已等兩半字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部署

鈐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
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十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
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樞密院下符右符第一為始內
匣中緘印之命使者齎宣同下宣云下第一符發兵若
千所在取左符勘畢即發兵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仍
疾置聞所在籍下符資次日月及兵數無得付所司其
木契上下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枚中為魚形題一二
三下一枚中刻空魚令可勘合左旁題云左魚合右旁

題云右魚合上三枚留部署鈐轄官高者掌之下一枚
付諸州軍城寨主掌之部署鈐轄發兵馬百人以上先
發上契第一枚貯以韋囊緘印之遣指使齎牒同往所
在驗下契與上契合即發兵復緘上契以還仍報部署
鈐轄其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官籍發契資次日
月及兵數互為照驗傳信牌中為池槽藏筆墨紙令主
將掌之每臨陣傳命書紙內牌中持報官兵復書事宜
內牌中而還主將密以字為號驗毋得漏軍中

丙申環慶部署忻州團練使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福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丁酉降渭州都監禮賓副使訾斌為內殿崇班遠處監當經畧使韓琦言斌領兵往鎮戎軍而怯於禦敵也

按實

錄九月丁丑書涇原部署司言今月十七日西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訾斌戰敗於三川寨官軍沒五千餘人及壬午韓琦奏三川諸將敗無訾斌名字今坐法於禦賊責降蓋訾斌未嘗戰敗也恐涇原部署司丁丑所奏蓋增訾斌名字爾故不取

戊戌詔如聞諸路盜賊剽劫而官司匿不以聞其令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督巡檢縣尉以便宜施方畧捕逐敢有匿者以違制論其懦不任事選所部官代之

庚子出內藏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初鴻慶宮災

集賢校理胡宿請修火祀以闕伯對祭大火禮官議曰闕伯配火侑食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歲遂為禋祀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闕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師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

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
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邱之舊作為壇兆秩祀大火以
闕伯配建辰建戌出納之月內降祝版留司長吏奉祭
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闕伯舊
廟官給材費修飾乃上壇制高五尺廣三丈四出陞
廣五尺墮一重四面距壇各二十五步位版以黑漆朱
書曰大火位配位曰闕伯位牲用羊一豕一器準中祠
歲以三月擇日長吏以下分三獻州縣官攝太祝奉祀

胡宿議祀大火配以閭伯
實錄文太繁今從本志

癸卯詔陝西河東河北轉運司各上本路地圖三本一
進內二送中書樞密院

甲辰以獻方畧人滕希仲為涇縣尉雷子元試校書郎
成銳太廟齋郎李遵等十人為郊社齋郎張恂等十人
諸州司士參軍王嘉麟三班借職韓傑下班殿侍差使
李頌等三十八人諸州文學嘗經南省下第而不願就
文學者免將來文解不合格者賜錢十千罷歸仍自今

毋得邀車駕獻文字

丁未詔陝西經畧司遣人諭元昊界蕃漢職員首領能率部族及以本係漢界州郡來歸者並不次遷擢之

十一月壬子朔降六宅使涇原鈐轄知渭州郭志高為虞部員外郎監涇州百里鎮酒稅志高本文職及知渭

州會賊寇鎮戎領兵赴援而遷延不進故降之

李師中傳云父

緯為涇原都監屯鎮戎軍夏賊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降三官當考

癸丑降涇原鈐轄供備庫使李知和為汾州都監秦鳳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石平監渭州德勝寨酒稅並以安撫副使韓琦言其畏懦不任邊事也

甲寅三門白波發運使梁吉甫言諸處盜賊結集而願捕者多為官所制不得盡其方畧請自今募人皆給以文符許自於鄉縣糾集而掩捕之捕之獲者當以賊隨身之物仍量人數別酬獎從之

乙卯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張錫言沿江淮兩岸

同巡檢縣尉舊皆中流為界自今請令通管江淮內捕賊公事從之 簽書陝西經畧安撫判官事太常丞田況直集賢院

丙辰內出御撰洪範政鑑審樂要記風角集占以示輔臣仍以風角集占賜陝西諸路部署司

丁巳錄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子日新為郊社齋郎以侍御史知雜事張奎言暨在真宗朝舉進士第一人而日新再試禮部不中第特錄之

戊午詔判鄭州武成節度使同平章事柴宗慶還朝歲
減公用錢四百萬部使者言宗慶貪刻且縱其下擾民
也宗慶坐法當徒三年特貸其罪尋命判濟州仍令京
東轉運司選通判一員以佐之宗慶稱疾不肯行御史
臺劾奏詔悉停公用錢聽留京師養疾疾愈復除外任
判濟州明年三月事今附見御史
劾奏據朔歷孫沔兩奏劾宗慶

贈延州塞門寨主

內殿承制高延德為慈州團練使錄其子三班差使殿
侍允文為右班殿直閤門祇候權兵馬監押右侍禁王

繼元為右屯衛將軍忠州刺史錄其子遵諒為右班殿直遵式三班奉職遵禮借職 又錄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右侍禁張圭子懷罵為右侍禁懷英為右班殿直懷瑾為三班奉職並以與西賊戰沒也

壬戌有大星流西南聲如雷者三

乙丑以判太常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李仲容兼禮儀事判太常禮院知制誥吳育天章閣待制宋祁並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先是謝絳判禮院建言太

常寺本禮樂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於體非便請改
判院為判寺兼禮儀事其同知院凡事先申判寺然後
施行其關報及奏請檢狀即與判寺通簽於是始從絳
言也

丙寅徙知河中府樞密直學士狄棐知鄭州有中貴人
過河中言將援棐於上前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
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 賜延州緣
邊戰士衲袍 詔陝西都部署司體量緣邊兵官及城

寨使臣其材幹膽勇有聞者候歲滿遷官令再任

丁卯廊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狄青為右侍禁閣
門祇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銅具出入賊中皆
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
兵善之薦於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
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
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
是益知名

戊辰降涇原都監西染院使曹英為左驍驍副使坐策
應鎮戎軍無功也

庚午詔諸州府軍監縣鎮關津不得妄增無名稅額及
搜索行人家屬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
劉謙卒謙初為環慶部署夏竦奏徙涇原會賊寇鎮戎
軍謙引兵入賊境破其聚落以分賊勢暴疾卒贈永清
留後 實元二年十一月自環慶徙涇原康定元年八月
庚戌擢象州防禦使龍神衛廂主涇原副都部署
按西賊寇鎮戎乃九月半事謙以八月末擢象防
及廂主副都部署非因鎮戎有功乃擢之誤也

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內殿承制楊保吉為深
州防禦使封其妻趙氏為天水縣君又贈其父入內供
奉官守信為太子左衛率府率母蘇氏為襄陽郡太君
以保吉與西賊戰死也 初利州路轉運使張宗彞言

西賊自文州有路直至益州城下請於龍州清川縣防
守於是益州路鈐轄司上言乞增龍州戍兵三五百人
選武臣知州逐季量遣兵往清川備禦巡察從之

此據
會要

直至益州城下宗彞
之言亦過矣姑存之

丙子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王汾為樞密直學士知渭
州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楊偕為樞密直學士
知并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
法命率所部從副部署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
部署節度中官不服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
斬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
政肅然

庚辰知制誥賈昌朝同判流內銓初銓法縣令俸錢滿

萬二十千乃舉令昌朝以為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

請槩舉令而與之俸如大縣從之

會要在明年三月昌朝按撫河北建請

是月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懷信聚兵剽劫湖

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懷信內臣性苛虐衆號張

列挈鄰等積怨憤遂作亂

鄂鄰等作亂國史無之據富弼奏議稽古錄載其事九月

不知何據今從弼奏議張列挈據司馬光記聞

增施州通判一員

十二月癸未詔緣邊招討司戰士有市首級而冒賞者

論以軍法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乙酉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李淑知制誥賈
昌朝同修起居注郭稹天章閣侍講王洙同詳定弓手
強壯通制又命淑判兵部洙同判時諸路方籍鄉兵上
兵部也河北強壯在籍者凡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
萬四千

此據本志康定年兩路強壯數今附見此弓手別出

流內銓言選人試

律斷案多是苟避選限乞自今止許試一次從之

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
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間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

降是詔

己丑契丹遣工部尚書修國史杜防來聘報郭積也

杜防

無副使
當考

庚寅徙環慶鈐轄洛苑使高繼隆為梓夔鈐轄時任福以白豹功除管軍繼隆毀嫉之福以其事聞故徙繼隆癸巳知渭州王汾兼涇原部署司事 詔天下諸縣民搬飛蝗遺子一升者官給以米豆三升

先是直秘閣趙希言奏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

古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
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堂以今十六間為
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及銷毀沿寶神御物金
銀萬八千餘兩甲午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
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
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而宗廟無寢蓋本
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
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荀卿王肅皆云天子七廟諸

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
成之說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
每帝各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
七廟祖宗相承行之已久不可輕改又祖宗時神御法
物尚少及歷三聖加崇奉之禮而寶盞釤床充滿二室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請別為
藏自是室題廟號建神御庫於宗正寺西

乙未徙知隨州右千牛衛上將軍王德用知曹州德用

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
孔中丞以其職言豈害德用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
初晁宗慤等至永興議邊事夏竦等合奏今兵與將尚
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俟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
未可輕舉及劉承宗敗上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
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馳驛至京師求決於
上己亥入對崇政殿先有詔琦遷禮部郎中洙加集賢
校理琦言臣以大計不俟召赴闕若僥倖進秩將不容

於清議辭不拜

壬寅韓琦言陝西經畧安撫司與部署司凡有行事大率相通止是經畧司有判官三員乞令經畧判官兼參詳都部署司事從之

癸卯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節度使鄭守忠為安遠節度使知徐州馬軍副都指揮使威武留後高化為建武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永清留後李用和為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

孫廉為隨州觀察使天雄軍副都部署馬軍都虞候高
州防禦使方榮為容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步軍
都虞候洋州觀察使真定府路副都部署劉興為昭武
留後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鄺延副都
部署葛懷敏為殿前都虞候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
州防禦使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為馬軍都虞候寧州刺
史鄺延副都部署許懷德為陵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皆未補人俟邊將有功者除之

泰興宗官制
舊典云管軍

八位自比政府八公而武弁軍門乃號八披梯祖宗選用立格至嚴每分武舉世族及軍伍出身人無其人則闕故武舉世族四員常足而軍伍四員常闕蓋難其人而不敢廢祖宗法也按興宗所云其說蓋取諸此要亦不皆如其說

今所見當考

詔吏部流內銓選人以舉主兩員為縣

令自今須用本部官一人方聽施行 兵部尚書參知

政事宋綬卒母尚無恙綬始得疾不視事母問之則曰

小瘳矣又通賓客省問若且安者冀以紓母憂然條理

後事甚詳雖家人不知也上幸其第臨奠輟二日朝贈

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為兒童

時手不執錢後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朝廷
有大議論多所裁定凡論前人文章必正其得失至當
時之作則未嘗議也楊億嘗稱其文沉壯淳麗尤善鋪
賦吾不及也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筆札尤精好上嘗
取所書千字文及卒多取其字帖藏禁中

甲辰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坊州李丕諒為崇儀使知
鄜州左驥驎使鄜延鈐轄兼知鄜州張亢為西上閤門
使改都鈐轄屯延州

改都鈐轄屯延州實錄
無之此據本傳當考

陝西河

北河東制置青白鹽副使左侍禁王文思為閤門祇候
初文思在延州擅入西界討賊坐奪職至是韓琦奏復

之

田況十四策云范雍屢使王文思先肆侵掠當即此事也

乙巳詔廊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西賊

上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策也樞密副

使杜衍獨以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爭論久之不聽遂

求罷亦不聽

歐陽修墓銘云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衍者不知大臣謂誰當考

始晁宗

慤即軍中問攻守策衆欲大舉經畧判官田京曰虜蓄

謀久矣未易亟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虜地與賊
銳鋒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宜與講
和又曰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

此事附杜衍不欲
出兵後更須考之

太子

中允館閣校勘歐陽修上言曰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
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
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
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
者謹條以聞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

始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以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外國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

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勞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敝可也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入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

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十五萬之衆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其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不殺此其亮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

卒伺釁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間外之事而君不御者也至於外料賊心之謀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爾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邊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

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
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之者然秦漢尤強其所
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
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
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
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
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
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已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

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
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
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
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必通漕運而致
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
為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
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
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臣區區不

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爾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

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之入秦不由關東而通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亦是長安入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間至

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關東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輦而遞之募置遞兵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

陛下深惜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半不能畢工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衣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漕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至于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

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
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
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
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於無事
之時悉以冗費而靡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
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
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
有遺利此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

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固為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敝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鈔寇則其治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方曹操屯兵許下時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數百萬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舒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地數倍於勞田今若督之使勤以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有無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

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常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

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此者皆出
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
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
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
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
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田北有大
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
陛下詔有司移用之爾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

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而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

其損益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爾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詳之矣今誠能服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

十未減其一二夫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
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
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
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
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
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乃妬大商之分其利寧
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
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

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所不為臣謂行之難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一二歲而國力漸豐邊將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丙午契丹國母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庶忠崇祿卿
孫文昭契丹主遣崇儀節度使蕭紹筠西上閤門使維
州刺史秦德昌來賀正旦

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從

陝西經畧司所上攻策也

括驢五萬孫沔奏議或可刪附魏泰東軒錄云楚執中恣

為滑稽譔玩無禮慶歷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進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師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薦於韓公韓召之諭以入界事執中雅不欲為是行因問韓公曰虜之族帳無定萬一遷徙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兼程矣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耶韓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以馱糧

食驢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徐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公怒其無禮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進兵亦竟無功按括驢乃康定元年十二月事泰誤謂慶歷中今附見於此足明當時不欲大舉者不獨范仲淹也或於此附范仲淹待春深方入討議

戊申屯田員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採銅鑄鐵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而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兼用

此據琦家傳

於

是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奏

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歷代更法雖稍精密不能暮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繩於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敝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

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為大錢

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

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按實錄乃鑄鐵錢與本志不同當考孫沔奏乞罷鑄大錢當刪附

將

作監丞通判儀州耿傅供備庫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

同計置陝西隨軍糧草傅河南人也 權三司使葉清

臣言新茶法未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臣別以課校上以號令數更民聽眩惑乃詔即三司裁定務優販者然亦卒無所變也

初明道二年復用天禧舊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

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

此據食貨志第四卷已附明道二年之末

及景祐二

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乃罷之而入錢京師如故

此亦

據食貨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詔實錄無之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歲又詔商人入芻粟

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

此亦據食貨志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

詔而實錄亦無有今且附此

會河北穀錢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

稅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至二十

萬石止

此據食貨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數與東南鹽下又云河北用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

錢即第三卷所書也第
三卷所書猶詳今用之

